

罗根泽讲乐府文学史

罗根泽◎著

大师讲堂
学术经典

罗根泽讲乐府文学史

罗根泽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根泽讲乐府文学史 / 罗根泽著. —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126-4374-1

I. ①罗… II. ①罗… III. ①乐府诗—诗歌史—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3592号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www.tjpress.com

E-mail：zb65244790@vip.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8mm×210mm 32开

印 张：7.75

字 数：145千字

版 次：2019年1月 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978-7-5126-4374-1

定 价：49.80元

（版权所属，盗版必究）

目 录

自序 | 001

第一章 绪论 | 008

一 乐府之义界 | 008

二 乐府之类别 | 009

第二章 两汉之乐府 | 018

一 三大乐府 | 018

二 乐府古辞及其他 | 026

三 汉代乐府源流变迁表 | 062

第三章 魏晋乐府 | 064

一 魏——附吴蜀 | 064

二 晋 | 074

三 魏晋乐府派流变迁表 | 079

第四章 南北朝乐府 | 080

一 南朝 | 080

二 北朝 | 126

三 南北乐府之异同及其在文学史上之地位 | 140

第五章 隋唐乐府 | 145

一 隋 | 145

二 唐 | 155

第六章 结论 | 237

自序

惭愧，我也来编中国文学史！

十八年的秋天，我答应了河南中山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史及其他的功课。生平有一种怪脾气，不好吃不劳而获的“现成饭”，很迷信古文大家曾国藩的话“凡菜蔬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也”，中国文学史虽然已经有了许多的本子，但被逼于不吃“现成饭”的我，却不能不来尝尝“手植手撷”的滋味。

现有的中国文学史，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长处，但是它们的组织，好像是差不多，总是“自从盘古到如今”挨字挨板的叙下。外国文学史便不全是这样，尽有先分类别，再依时代叙述的。现在，我要将此法偷来编中国文学史，给它一个名字叫《中国文学史类编》。

我拟分的类别：

- 一、歌谣，
- 二、乐府，
- 三、词，
- 四、戏曲，
- 五、小说，
- 六、诗，
- 七、赋，
- 八、骈散文。

这样便一定比纯依时代叙述的好吗？我不敢说；——不过我也有我的理由：

我相信一种文学的变迁的原因，和并时的其他文学的影响，终不及和前代的同类文学的影响大。譬如五言诗的全盛时期是建安时代，其所以能臻全盛的原因，是因为自东汉章、和以来，五言诗即继续发展，一步一步地走到建安时代，遂至登峰造极的地位；和当时的赋，当时的散文，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再如韩退之、柳子厚的古文，它的完成，也不是因为当时的诗歌，而是因为自隋以来，即由六朝骈俪的反响，造成古文运动，经了唐初以至中世的许多古文大家的努力与创造，才能成功韩柳的集大成的古文。

所以若纯依时代叙述，即便将一代的各种文学派别叙述得详详细细，其来龙去脉，恐怕仍然不能十分清楚。——固然它有它的好处，但就这一点看来，终究是个大大的缺憾。拿普通史来说罢：打算知道一种文物制度的原委，不能不求之于分类编次的《九通》之

类，至于断代的《二十四史》，总觉得不容易得到要领。

我并不反对纯依时代叙述的文学史，并不反对断代“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你要看一代的事迹，当然要看断代史；你要看一个时代的文学，当然要看纯依时代叙述的文学史；你要看各种文学生于何时？盛于何时？分化于何时？衰灭于何时？因何而生？因何而盛？因何而分化？因何而衰灭？则纯依时代叙述的文学史恐怕不甚方便。

文学史的责任是什么？不是死板板的排比，是要考究各种文学的流变及其所以有此流变的原因，察往知来，以确定此后各种文学的正当途轨。——假使此言不错，那么，我要拥护我的分类叙述法。

我的分类叙述法，固然以类为主，但是也不能不分时期。谈到分时期，更是言人人殊的各有各的理由，或分为三期，或分为四期，或分为五期，或分为六期，五花八门，好不热闹。我以为文学的背景虽多，但政治经济确为重要原因。它们不按朝代分期，说是打破“传统的以代为期”的谬见”但是我们睁开眼看一看全部的文学，是不是因为改朝换代而生出显然不同的现象？就乐府说罢：汉代重在社会问题，魏代则浸入颓丧的人生观的意味，六代则情歌最多，唐初则空中楼阁地表现着理想国的境界，中唐以后则又渐渐地走到社会问题上边，——这不是显然地受了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吗？所以我不敢躲避“开倒车”的讥诮，不敢盲目地学着时髦，仍然以朝代为期。

荀子说：“五帝以外无传人，五帝以内无传政。”这明明地告诉我们：五帝以外连神话式的传说都没有，五帝以内才渺渺茫茫的几个神话中的古帝，但是它们的文物制度则绝无传说。所以三皇五

帝的文学，我是不敢相信的；三皇以上更不用说；即尧舜禹汤我也不敢多信。但是古书著录的很多，现在的人也尽有高唱着三皇五帝的文学的，不能不拿来考订一下，以定其真伪。——述上古夏商第一期。

周代的文学，便已渐渐地可观了。春秋，战国，皆属于周，秦皇统一，为时无几，于文字方面虽有改革，于文学方面则缺乏建设，所以附在周后。——述周秦第二期。

两汉中间虽有王莽之变，但不久旋平，一切文物制度，两汉几乎相同，学风也差不多，社会经济各方面也没有多大的变动，所以表现的文学，也大致相类。——述两汉第三期。

曹魏始终未能统一，晋代统一未久，旋又散乱，人民整日生活于兵荒马乱之间；又加上带有消极的出世的佛教文明，侵入中土；由是表现的文学，满蕴蓄着求仙的，出世的，纵欲的，颓丧的人生观的意味——述魏晋第四期。

到了六代南北朝，中原的故家大族，逃到江左，享受着苟且偷安的生活；北方的野蛮民族，在秣马厉兵过着争长争雄的日子。表现的两种文学，遂生出显然的差别。比而观之，可以看出文学和民族，地方的关系。——述南北朝第五期。

隋代统一，文学也随着有“南北合一”的色彩；惜为时太暂，建设未遑。唐代继之，得着长时期的休养生息，各种文学皆有尽量发展的机会，成功一种合南北而一之的新文学。——述隋朝第六期。

五代之乱极美，干戈兴，学校废，但通俗文学却蓬蓬勃勃地发达起来；上承晚唐，下开两宋，这也是有价值的一页呀。——述

五代第七期。

两宋虽有南北之别，但散文方面，韵文方面，其趋向皆无多大的区别，这也大概是有政治的关系吧？——述两宋第八期。

辽金元同为北方新兴民族，同在濡沐华风，成功一种带有北方新兴民族色彩的中国文学。——述辽金元第九期。

明代缺乏革旧建新的文学，承袭前代，继续发展者则甚多，惟杂剧一种似为明最大的贡献。——述明代第十期。

满清有二三百年的承平，各种学问皆有发展的机会，惟清儒贵学贱艺，故艺不如学；而小说一类，则远非前代所可及。——述清代第十一期。

清末东西交通，文学渐受西欧及日本的影响，但大率融新于旧，没有根本的改革。到民初胡适之陈独秀诸先生提倡文学革命，以白话为文，以白话为诗，实为数千年中国文学上之一大革新。——述现代第十二期。

这是就中国全部文学分的，每一类的文学未必都有这样长的历史。譬如乐府起于西汉，亡于中唐，西汉以前，中唐以后都没有。这只好有者按期填叙，无者阙略。

虽然这样一刀裁齐的分期，对各类的局部文学未必没有迁就之嫌。但我编的是全部的中国文学史，不是局部的一类文学史，当然不能顾小失大，而要为全部着想。且说我还有一种计划：虽然依类分述，希望读者得到各类文学之源流，演化的现象与过程；但同时也愿意读者得到任何一个时代之各类文学发达的情形。所以分期不能不画一，俾读者愿研究任何一时的全部文学（各类文学），得将

各编中之叙此时期者，抽出籀读。所以我的《中国文学史类编》，是“以类为经，以时为纬”；“以类为编，以时为章”。指望读者一方面得到各类文学的竖的观念，一方面也得到全部文学的横的观念。

我这《文学史类编》的编纂计划，大略如此。我的取材计划，似乎也有一说的必要：

清初考据学大家顾亭林曾经用着很巧妙的比喻，说当世学者治学的取材，有开山采铜，利用废铜两种。

什么是开山采铜？就是披荆棘，斩草莱地到原料书里找材料；譬如作文学史便在各种文学书里找材料。

什么是利用废铜？就是东钞西钞地割裂各种组织书里的材料；譬如作文学史在各种文学史书里找材料。

我以为作一件学问，不当很偷巧地仅采利用废铜的办法，因为如此换汤不换药地捣花样，任你的法宝弄得怎样巧妙，也必致于陈陈相因的没有新材料，没有新发现，没有新贡献。不过很有价值的整理出来的东西，我们也不必很呆气地不看，致使现成的有价值的新说忽略过去。所以我的计划是：首要开山采铜，次再利用废铜。

这种编纂法，在中国还是一种尝试，虽然不敢说“兹事体大”，但也不能承认是件极小的工作；添上我这不甘仅用废铜的取材法，便益发觉得难上加难了，“尝试成功自古无”，看我的努力吧！

二

现在要说到乐府一类了。著述之规，考订之意，大都散见篇中，没有复赘的必要。对乐府作系统的研究者，我还没有见过，我这区区几万字的小册子，恐怕便是第一次了。

我深信椎轮可以进为大辂，但也深信椎轮终久是粗糙的椎轮，精美的大辂还须等待着继续的改善。椎轮必定粗糙，况又出之学浅才微的我！做大辂的人在哪里，我很盼望他赶快来做！

全部乐府的系统研究书，我是没有见过的，局部的我却已经看见过。我这本乐府文学史，采取他人说最多的，两汉则有先师梁任公先生的《美文史》里《两汉乐府》一章（未刻），唐代则有胡适之先生的《白话文学史》里《八世纪的新乐府》一章，因为求读者便利，多好未曾一一注明，记此以誌谢忱。

黎劭西先生为我题字，程蕴辉先生为我介绍在文化学社出版，也一并谢谢。

这本小册子原是《中国文学史类编》第二编，因为要印单本，是以暂且题名《乐府文学史》。

罗根泽一九三〇，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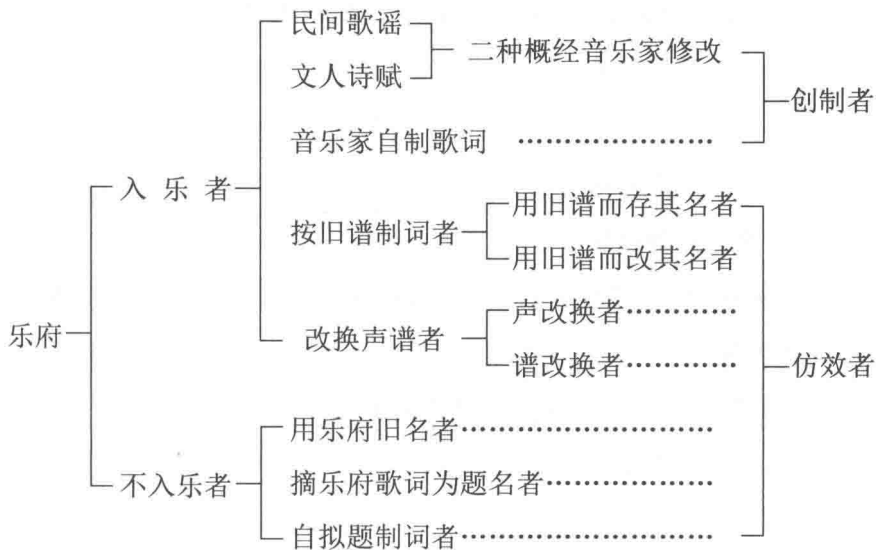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绪论

一 乐府之义界

自拟题制词者 不用古题，自己制词命名。如元稹《乐府古题序》曰：“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举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

上三种，第一种概为模拟，第二种稍寓改作之意，第三种则几与创作无殊。然所以谓为仿效者何也？以其意仍在效法古乐府，学其格调，学其风采故也。故虽不入乐，而其作风仍与诗赋不同，仍为“乐府文学”。故亦于《乐府编》述之。惟后世词曲，亦每曰乐府，则于《词编》，《戏曲编》，分列论述，兹不多及云。

归纳之，可制表于下：



二 乐府之类别

乐府分类，盖始东汉明帝。西汉有三大乐府，曰《郊祀歌》，曰《房中歌》，曰《铙歌》，乃自然之类别，非人为之分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卷上曰：“汉明帝定乐有四品。”惟四品之名，仅著最末一种，余者阙焉。今考《隋书·乐志》，《通典·乐典》一，知四品为：

- (一) 太子乐 郊庙上陵所用
- (二) 雅颂乐 辟雍飨射所用
- (三) 黄门鼓吹乐 天子宴群臣所用
- (四) 短箫铙歌 军中所用

至蔡邕叙汉乐，亦分四类〔见《宋书·乐志（二）》引〕。

（一）郊庙神灵

（二）天子享宴

（三）大射辟雍

（四）短箫饶歌

第四种一仍明帝，余三种名号虽殊，而按名思义，亦与明帝所定无大异。

《晋书·乐志》上则记汉乐为六类：

（一）五方之乐

（二）宗庙之乐

（三）社稷之乐

（四）辟雍之乐

（五）黄门之乐

（六）短箫之乐

言：“其有《五方》之乐者，则所谓大乐九变，天神可得而礼也。其有《宗庙》之乐者，则所谓肃雍和鸣，先祖是听也。其有《社稷》之乐者，则所谓琴瑟击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乐者，则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其有《黄门》之乐者，则所谓宴乐群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短箫》之乐者，则所谓王师大捷，令军中凯歌者也。”析《大予》为《五方》与《宗庙》，析《雅颂》为《社稷》与《辟雍》，渐进于邃密矣。

唐吴兢为《乐府古题要解》，更分为八类：

（一）相和歌 言：“并汉世街陌讴谣之词。丝竹更相和，执节

者歌之。”

(二) 拂舞歌 言：“前史云，出自江右。……今读其词，除《白鸠》一篇，余并非吴歌，未知所起。”

(三) 白紵歌 言：“旧史称《白紵》，吴地所出。《白紵舞》本吴舞也。”

(四) 铙歌 言：“汉明帝定乐有四品，最末曰《短箫铙歌》，军中鼓吹之曲。……铙如铃而有舌，执柄而鸣之。”

(五) 横吹曲 言：“有鼓角。《周礼》以鼗鼓鼓，军事用角。”

(六) 清商曲 言：“蔡云，《清商曲》，其词不足采。……一说，《清商曲》，南朝旧乐也。”

(七) 杂题。

(八) 琴曲 言：“诸语说多出《琴操》等书。”

各史《乐志》，专详郊祀乐章，至多不过下及铙歌而止，余每闕而不载。其实《清商》《相和》诸歌，占乐府主要部分，文学价值极高，史家以其无关国家典制而轻视之，实为大谬。吴氏取诸曲爬梳而理董之，赐惠后学者良多。《郡斋读书志》载兢尚有《古乐府词》十卷，当为与《古题要解》相表里之书，惜已佚矣。兢前，陈释智匠（一作智丘）有《古今乐录》十三卷，隋郑译有《乐府歌辞》八卷，《乐府声调》六卷，于乐府当有较详之论述，然其佚已久，无从考阅焉。

宋郑樵《通志》，有《乐略》二卷，分乐府为五十三类：

(一) 汉短箫铙歌二十二曲

(二) 汉鞞舞歌五曲

(三) 拂舞歌五曲 魏武帝分《碣石》为四曲，共八曲。

(四) 鼓角横吹十五曲

(五) 胡角十曲

(六) 相和歌三十曲 汉旧歌

(七) 相和歌咏叹四曲

(八) 相和歌四弦一曲

(九) 相和歌平调七曲

(十) 相和歌清调六曲 《三妇艳诗》一曲附。按《总序》无，据分述增。

(十一) 相和歌瑟调三十八曲

(十二) 相和歌楚调十曲

(十三) 大曲十五曲

(十四) 白紵歌一曲

(十五) 清商曲八十四曲 右正声之一，以比《风雅》之声。

(十六) 郊祀十九章 按依《总序》排次，分述中《清商曲》后为《琴操》。

(十七) 东都五诗

(十八) 梁十二雅

(十九) 唐十二和

右正声之二，以比《颂声》。

(二十) 汉三侯之诗一章

(二十一) 汉房中之乐十七章

(二十二) 隋房内二曲